

俞

两条溪流相抱，宛如一条玉带缠腰，将整个村庄环抱起来；溪上三座桥，一座石桥、一座木桥、一座廊桥，像玉带上三个扣紧紧锁住。

绵延起伏的青青山峦四面围合，一个全然徽派建筑的村庄就静静藏在深广平阔的山坳中。村庄两边平畴远畈，境界开阔，展现一幅丰饶富庶的农耕图景。依山傍水有一条平整的石板路，通向更深处的山村。

单单从村名来说，江西婺源的这个村子就富有诗意：思溪，一个诗意的村庄。

传说八百多年前，从河北河间迁来一对夫妇，在这片荒蛮之地，结庐定居，凿引山泉，日夜掘出一条溪来，引水到家门前。从此，子子孙孙，辟地垦荒，耕耘稼穡。

先辈人这样选址和布局，讲究天人合一，“泗水萦回而财赋丰裕，群山环绕而人文聿兴”，八百多年生生不息，注定这是一个山清水秀、风景优美的村庄，成就了一个物阜民丰、繁衍兴盛的庄园。至今尚存百余幢明清时期徽派建筑，高墙大柱、雕梁画栋，可知其一时兴盛辉煌，曾号称县府北门出城“第一村”，为徽商文化的代表。

廊桥

“郁郁层峦夹岸青，春溪流水去无声”。思溪，就这样诗意地流淌在岁月深处。婺源县地名志专家老陈说，无论远处瞻望，还是近身观赏，村在画中，村即是画。

村人有诗云：“两岸芳洲过行客，桥梁千古卧长虹。”廊桥建于明景泰年间，名称“通济桥”，含通达四方、利济万民之意，已有五百多年历史。

进村必须过桥。廊桥两边一节节桥凳，宽宽栏杆做靠背，可坐、可靠、可躺、可睡，也不知倚靠过多少人的梦，村民乘凉休闲聊天，一年到头，从早到晚，桥上人声不断。过往行客总爱坐下歇息一会儿，静静看着桥下流水出神。

近乡情更怯，归乡意更浓。每次回家从廊桥经过，都要点头致意，招呼打个不停，亲切如同同天见，又像是多年未见，直到走下那一排长长的青石台阶，进入村巷。

桥下溪流无声，溪边古树青翠欲滴，临水照影，愈显清幽，溪岸蹲有几个农家妇女洗物什，撩拨起清脆的水响。刚放暑假的少年游泳不过瘾，打起水仗，浪花飞溅。以前回家度假最喜欢在溪中游上几天，那是真正的放松。偶遇漫空晚霞在溪水中漫开，像是放养了万千金鱼在快活地游，金光耀眼。几排正在写生的学生对着眼前美景专注地临摹，也成了一道风景。

村中老屋新房，一律是徽派建筑，黛瓦粉墙、飞檐翘角、雕花窗、石门坊，踏着青石板铺就的村巷，一颗心顿时就安静下来。多年来还是这样，各家大门不上锁，虚掩半开，或有老人闲静恬然坐在门口，或从门里跑出孩童跑去村巷，遇见的每位村人，脸上自然流露着微笑，微笑中带有诚挚的善意，神情也是平和怡然，仿佛溪流的轻悠舒缓，听不出一丝内心的呐喊。

我的思溪



图为思溪廊桥。

俞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个地方的语言大抵也能反映一个地方人的性情。与之对话，会发现他们说话不紧不慢、不急不躁、不卑不亢，俨然一副世事看淡、无欲无求的样子，与安静祥和的山村环境相谐相生。

到此一游，方知遇见“诗和远方”，甚至会惊奇，从浮嚣纷扰的生活走来，还能遇见这样一个纯真温润娴静的诗意村庄。

在这个近千人的村庄聚族而居，人情熟络，每一个人都互相认识，都有一种亲切感，不受外在滋扰，乡亲们浸润在内心汩汩流淌出来的安稳的乡情诗意之中。

日常

这些年，这个“中国历史民俗文化村”也在悄然发生变化，更多年轻人奔向更广阔的生活，在外打工做生意；近年又以儒商第一村打造为4A级景区，旅游业兴起，农家乐渐火，现代商业气息渐浓，但流淌在村巷的乡情，依然如村前溪水一样绵延不绝，游人的脚步和喧闹并没有打破山村的静美。

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穿梭于幽深沧桑的村巷，村里人依然保持着一种日常生活的节奏，劳作和休憩，忙碌与闲适，有一种安然自在的状态，热闹纷华是别人的，我自守常守静。2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取景，刚开始村人有点新鲜，如今已觉平常，和游客谈起也不显出稀奇。长年在外的人回家，往往会觉得这里并没有多少改变，乡亲们继续着往常的生存姿态和生活节奏。

村巷摆出一些土特产摊点，也不吆喝，任由随意取看，要是买了还塞一包送你。村巷前头那座小木屋最引人关注，早年是裁缝店，老板贤哥盘下来改为小卖部已有三十多年，旧式货架有些摇晃，柜台玻璃已花样模糊，日常用品、烟酒糖果、纸张文具，一应俱全，而且越来越丰富。一本账簿记得满满的，付款方式却已多样化。

小卖部前总聚着很多村人在打牌，看牌的打牌的全然一副悠闲自在样子，有的刚从田间菜园劳作回来，锄头菜篮随手放在脚边。

贤哥已近古稀，依旧烟酒不离，身体却健朗，平日很轻松，逢年过节有一阵忙。他还是乡村远近闻名的大厨，谁家红白喜事，请他主掌酒席，和所有村邻帮忙一样，他从不收工钱，有烟有酒就行。儿女都已成家立业，贤哥和老伴的日子过得不慌不忙，稳稳当当。

日间的热闹随着夜色降临很快消退，村庄沐浴在夜色和静谧中。思溪村的夜可是真正的宁静，似乎都能听到月亮升起来、星星蹦出来的声响，偶尔有人走过青石板铺的村巷，就像打着节拍一样响在夜空，格外清晰，更觉虚静空灵。当时钟敲响九下的时候，村中已阒然静寂，村人似乎进入了梦乡。

村庄是在鸡鸣和鸟叫声中醒来的，村人也起得很早，田间菜园总有一些事做。雾岚迷蒙的早晨，远山近林若隐若现，雾里辨不清人影，只听到说话声、脚步声和各种劳作的声响。直到太阳的光芒将雾收起，又展开新的明朗的一天。

村人勤勉踏实，依时生活，随遇而安，整个村庄氛围安静祥和，鸡犬相闻，炊烟袅袅，饭菜飘香，一切都是那么柔软，温馨，都给人一种朦胧的诗意。他们懂得享受生活，或者这就是村人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
老屋

明叔退休后回到了思溪村。这里有他熟悉的山水环境，有熟悉的人事风俗。还乡，就是要享受一份乡土的味道与清静。明叔的老屋已设为旅游点，他在离老屋不远的一块旧宅基地建起新房，依然保持徽派建筑风格，只是缺一方天井，新房配备自来水、燃气等现代设备，日常生活颇为方便。

明叔七十多岁，还常骑摩托车到镇上、县

城转一转，也常邀村人到新房喝茶。明叔时不时回老屋转悠，看看土锅土灶，喂喂鱼缸里的鱼，和游客讲讲雕花门窗上“十二月花语”。

夏夜在堂前支个竹床打个蒲扇，深冬用土灶蒸糯米炖土鸡。老屋天井通风透光，天井四周水枧将雨水汇入沟，此为“四水归堂”之意。老屋的静，总有一种气场，秋雨绵绵的日子，明叔喜欢坐在老屋厢房听雨，雨声淅淅沥沥如大珠小珠，落在青瓦上、落在石板上、落在心上，有一种清欢禅意。

凡有机会，明叔便来一番“讲古”。左宗棠与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对峙时，曾驻军思溪一带，得到明叔祖辈慷慨援助，结下深交，并亲笔题赠“风神送日月 潇洒走江湖”楹联，留存至今。清末重修颐和园时，思溪村木商巨贾进贡一大批木材，慈禧太后御赐“望重乡间”金匾，悬挂祠堂几十载。

明叔最津津乐道的是村庄家族式管理，祖上四兄弟瑾、瑛、玟、琯，沿海沿江做茶叶、木材生意，鼎盛时期村中有九大茶号几乎做茶工人，财源滚滚，大兴土木，连片建高墙大宅、宗祠，购置几千亩良田作为“族田”，景德镇东流一带都设有田庄，族人十八岁前口粮、孩童上私塾全部免费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，至今留有家族式管理遗存和一个个神奇传说。

每次回家，最妙的是到村野漫步，眼界豁然开朗，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，村南村北尽烟霞。怡情于山水之间，陶醉于田园之乐，每一步都宛如踏在清新美妙的画卷，会暂时忘掉世间其他东西。

从早年间思溪八景中的“泗塔凝霞”“梵宇凌云”可以想见，触目浮屠耸碧微、层层连汉映霞红的高塔，重重阁云封锁、夜半钟声播碧空的庙宇，曾经多么令人神往，现已不见踪影。只有川流环带、檀峰旭日、天潭蘸月等自然景观、田园风光，依然带给人们美的享受。

溪水一路迤逦，使村庄景致愈显轻灵，两

岸是任意生长的灌木丛，有迎春花、金银花，摇曳多姿。沿溪水通往更远山村的道路两旁，不知名的花草静静生长在那里。路遇往来行人，总是莞尔一笑。

乡愁

这里一年四季山清水秀，平畴织锦，一派宁静质朴的田园之美。成熟的夏日和金秋，蓝天白云，早晚霞，都非常壮观，倒映在溪水中成为一幅瑰丽的画卷，把村庄映照得更加宁静。水稻插秧和收割时节，展现出一种劳动美的图景，如今村人的劳作已没有以前夏收夏种双抢时节的辛苦紧张，更多的是在轻松忙碌中品尝丰收的喜悦。

一位老农牵着老牛在田边缓缓地走，老牛时而低头吃草，时而抬眼看山望天，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，吸引游人纷纷拍照。老农是村里能人勇哥，本房亲戚，儿女都在大城市安家，他不愿跟随，独自在家种着二三十亩田，全是机耕机收，老牛早已不用干活，陪他散散步说说话，一起回想“汗滴禾下土”，如今“悠然见南山”。此时，勇哥不择地坐下，悠闲地抽起烟来，仰头看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又扯扯牛绳似乎说着什么，见我路过轻轻笑一笑。

思溪对我来说，是一个时间静止的所在。忙忙碌碌一年中，我要回家两三次，每次回家都似乎洗肺洗心，都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勤劳、善良、安宁，眼无点尘，心无杂念，遍地欢喜，火热世俗的日常生活却有着恬淡怡静，超然豁达，一颗浮躁的心就此安定下来。想着勇哥神情温和安详，我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他那样。少年跌跌撞撞行走半生，这一刻突然渴望变老，和勇哥一样留在这里，静守清欢。

一切都在变与不变之中，踏着现代文明的节奏，乡土社会自有微妙的变迁。我少年时代的村野，那些一度火热的场所，如榨油坊、流水春碓、茶叶初制厂、水轮泵站、碾米厂、晒谷场、养猪场，不知不觉都已消失在时光之中。

那片梨林、槐树洲、大樟树也不见了，连同少时的游戏，村巷捉迷藏，溪水中游泳摸鱼虾，雪天捕鸟，也都难以重现眼前，还有药香氤氲的中药店，如果心性淡泊的道公还在世，或许一定能守住中药店。

“夕情无限，故园何日归。”当我经过廊桥，走出村庄，蓦然回望，发现积淀了厚厚岁月的思溪村像是一尊菩萨静静坐在山水之间，安然自若，保持千年不变的端庄祥和神态；也颇似一个美丽可爱的婴儿躺在绿野清流的轻柔摇篮中，安享温馨甜美。无论走多远，只要一回头，老家都在，童年都在。紧抱村庄的玉带溪水蜿蜒而行，此刻似在向我招手，还有话要说，这让我突然忆起，母亲说两水抱村就像系一条腰带抱着一个孩子，这是母亲的诗意，如今母亲已经离开十多年了。

“人充满劳绩，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”，思溪，就这样诗意地流淌在岁月深处。

会稽山下，葬了7个皇帝的宋六陵

(上接12版)“2012年原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委托我们所进行考古调查，希望能把各陵的墓穴找出来。”李晖达坦言，当时大家以为两年可以有成果了，但是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年。

第一步的调查工作从2012年做到2015年。2016年，经浙江省文物局批准，考古队员在陵区开始勘探。2018年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发掘正式开始。考古发掘有效期是一年，如今李晖达已经领到了5本宋六陵的证照。

10年间，考古工作者先后实施重点勘探35万平方米，发掘揭示了一号、二号两组陵园建筑基址，发现三座帝后陵墓葬(未发掘)，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。

例如，宋六陵陵区里曾种有大量松树，形成了“宋陵松涛”的景观，相传是前人为了标志陵墓墓穴位置栽种的。但是考古工作发现，这些松树很可能只是栽种在地面建筑的废墟之上，前人把废墟当作了封土。而六陵的攒宫上并没有封土，只有龟头殿。它与祭祀用的享殿连接，形成一个“凸”字形。这一建筑在南宋人对皇陵的记载中就有，但是掌握实据，还是得基于考古发现。

这与人们对皇陵的普遍印象大为不同：从秦始皇陵开始，所朝历代的陵墓大多都有高大封土，包括北宋皇陵也是如此。“陵”本意为山丘，帝王墓称“陵”也是为了显示威严。而南宋皇陵只是在墓穴上盖了房子，但是也符合“攒宫”的本义。

展现宋韵

虽然没有封土，攒宫也远不如地宫宏伟，但是当时的宋六陵地面建筑仍然代表了宋代最高等级的宫殿式建筑。目前，考古工作者已经基本复原了1号陵园的整体布局和陵园门殿、享殿、龟

一把秧苗抛上天

刘放

前不久高考揭榜，一幕幕欢乐剧在一个个家庭上演。

我脑海一直有个特别的镜头，发生在40年前的夏天——

毒太阳下的鄂东蕲春县刘河镇分路村田野上，村民们正忙于割稻犁田插秧，正是乡村最辛苦的“双抢”时节——赶季节抢收割早稻、抢栽晚稻。在插秧的人群中，有一个参加完高考的16岁后生，正麻利地打开一个秧把，弯腰下来左手捻分、右手插秧，突然，他听到村里邮递员喊：大学录取通知书！西北电讯工程学院(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)！

后生一听校名，就知道这是自己的，学校是抓阄选中的。他猛地伸腰，将手中秧苗往头顶天上一撒，大喊：读大学去！再也不插秧了！猫腰在田里兜圈狂奔，激得泥水四溅……

周围人也都直起腰观望，伸出粘着泥浆的大拇指夸赞：不得了不得了，骆家老二真不得了，这小子考上了大学啦！他家祖坟冒青烟啦！

一个农家子弟，在得悉终于书包翻身，告别祖辈离不开的面前黄土和赖以生存的稻苗，不是报之以感恩的膜拜，而是以发泄的方式告别，这或许会让许多人一下子读不懂吧？

那年头，乡村中学高考升学率不过百分之一二，考生要想跳出农门奔向大世界，唯有考场死拼一搏。高考被形容为千万军马挤过独木桥。农家孩子比不得城里孩子，彼此就读的校园没法比，师资同样没法比，家庭学习环境、父母配合、学习材料，以及御寒衣物和饱肚食物，也都大大落后。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参加过高考，大学毕业后又在乡村高中任教，对此体会甚深。考生能接到高校通知书高兴得一时失态，完全情有可原。

我记得自己读高中时，身上的衣服补丁叠补丁。教室中同学们坐的凳子，一律自己从家中自带。有的同学离家远，又实在拿不出凳子，就与同桌用砖头码起两个墩子，上搁一块木板，人坐其上形同坐船，一定得悠着点，弄不好“墙倾杆摧”，“凳子”垮了，跌个屁股蹲算好的，最担心的是被砖头砸到。我坐教室的前排，上课时不止一次听到教室后面“咚”的一声，引发满堂嗤嗤偷笑，不用回头就

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住读的同学，也都是挑着家中的门板来做床板，还有垫床的干稻草也从家中带来。吃饭都是自己自带，淘洗好了，上学校食堂的大蒸笼。咸菜是用一种圆鼓鼓的玻璃罐头瓶装，装点家中的咸菜和辣酱之类，自嘲为“罐头咸菜，一罐一个礼拜”。家中储米有限，装进米袋后还得再往回掏几把，放回米缸。一家人吃饭米粮有限，不舍得多拿。

吃完饭盒里的饭，都要热水泡饭盒，名义上是好刷刷，实则是肚子里货色少，不足以支撑到下一顿。泡饭盒的水中这带点沾饭盒壁的饭分子，没有实质的帮助，也有道义的声援，得悉数收入胃囊。在这样的日子发奋苦读，没有奋斗的目标不行。三年苦日子一路走来，一旦目标实现，想矜持淡定也做不到啊！

那个时候，农家孩子都得参加生产队劳动，为家庭挣工分。读小学时，放学了一定得去割羊草，或拾着竹篮子打猪草，或挑着粪筐拾粪。田埂边砍杂草，晒干了当柴烧，也是帮衬家庭。上了初中，就成了准劳力；到高中，便是骨干劳力。那时高产水稻还没有推广，普遍中低产的双季稻，收割、犁田、插秧，都没有机械，全仗人力畜力，效率低，只得以人力的超负荷来弥补。高考结束时正是农忙，手脚麻利的高考生是大忙时节的生力军。

现在回头看，我想象着太阳和月亮这天庭的双眼，定然饱览了人间得失苦乐，得知农家子弟终于有人要进城读大学，大約会舒眉深情祝福。

今天，农家子弟上大学的难度，与城里子弟相比，虽有差距，但已经比较小。最明显的标志，就是今天的农家子弟得知高校录取通知书进门，即便想在自媒体上秀一把，也不会想到望天抛撒秧苗的做法。今天的他们，绝大多数已经不会插秧了。

这是时代的进步，唯有经历过的人心知肚明。

最近，我在海南采访一位院士、现任海南一所知名大学校长的骆清铭，也是农家子弟，比我年轻好几岁，很有故事。一口乡音打开彼此心扉，我聊起那个望天抛秧的情节。这位16岁远行西安、硕博连读于武汉华工、53岁获评中科院院士的校长笑着点头承认：确有其事。

他告诉我，他家兄弟四个，老大高考失利没有选择复读，老三小学辍学。为了他，一家人年数只吃有盐无油的菜，家中打下的油都被父亲卖掉换

钱。那时只有油好卖，卖得起价。这位只读过小学的父亲深深懂得，为了儿子的深造必须付出代价。也正是有了示范效应，四弟博士毕业，成了大学教授。

他向我展示左手无名指的伤痕，是割稻子时被镰刀割伤的。当时能见指骨，如今也疤痕赫然，成为永久纪念。他说接到通知书时望天抛秧的场面发生后，还有下文。他绕田跑了一圈，回到自己的位置，继续插秧，做完当天农活。随后才洗脚上田，托关系到公路上做了一个月挖土临时工，每天挣一块三毛钱，备置上大学的行李。他调侃，如果单比插秧的速度，三五个壮小伙也未必就是他的对手。

如此看来，爱之愈深，才责之愈切；当年往天上扔的秧苗，一根不少地都还落在家乡的水田上，也落在了他的心田上。

离开农村，仍然是农家子弟。与其说骆家的读书郎是凭借高考给家族带来了荣耀，不如说是他们上了大学后仍然帮家中种田，更赢得村民好评。因为在武汉读博，离家近，他农忙时节会出现在家乡毒日头下的田野割稻插秧。村里人说，这家的孩子有孝心，种的粮食更有营养，吃到肚子里也更聪明懂事